

冬青花开

风贴着草尖儿说着情话，一夜吹开了戈壁滩的鲜花，太阳没有起床，醉了！酒是那金缕玉衣之冬青花，透夜清香……

冬青花开黄藤藤，苍茫戈壁金灿灿，三十八万亩，蔚为壮观景。大漠花海美名远，驱车穿行花海间。

涂抹均匀的长空，拉远我的目光。兰格莹莹的底色，醉我心田，朵朵白云浮动飘移，似少女摇动之纱巾，圣洁之哈达。

车行戈壁，穿越沙漠。车子一跃，一墩亭亭玉立戈壁中的冬青花映入眼帘。停车观赏、拍照、赞叹。

整墩冬青花怒放，一米高，椭圆型，依地面为基，扇型分布，两米见方，金钗皇冠。花蕊豆瓣型，似金，似染，似画，花瓣肥厚似猪手，花香清亮太阳味。

冬青花开，渐行渐多。一墩墩，一簇簇，傲立戈壁点点金；一堆堆，一块块，一片片，染黄草原满视野。

一车车人群到，一个个行人停。脚踏戈壁，走过沙漠，穿行花海。远观花海金灿灿，一望无际无荒凉，起伏丘陵满眼金，骆驼悠然花林间。越野车穿林而过，一片金黄扑面而来，随车闪过，犹如穿行无边际的油菜花地。

视界越来越远，越拉越长，林的海洋，花的湖泊，金黄连蓝天，连白云，连心田……

蒙古长调

没有歌手，人人都是歌手；没有舞伴，人人都是舞伴。

长调像无数痒痒虫钻进了我的灵魂、我的血管、我的情感、我的初恋，几十年也没有出来，我成了长调的俘虏和情人。

不喝酒的我，被感染喝了不少；不唱歌的我，也依稀学会了几段旋律。

这里的许多人在许多地方的许多时候，都可以随意、随时演唱蒙古长调，就像他们随意、随时喝奶茶、吃羊肉那样。

唱长调的许多人是汉族，许多汉族人是优秀的蒙古长调歌手。

我被震撼了。

蒙古长调字少腔长、辽阔悠远、舒缓自由，宜于叙事，长于抒情。草原、戈壁、沙漠、山川、骏马、骆驼、牛羊、蓝天、白云、江河、湖泊……尽在其中。

我喜欢长调的悠扬与细腻，沉醉长调的抒情与哲理，迷恋长调的纯真与质朴，抚摸长调的音符与曲调，感受长调的辽阔与优雅，聆听长调的委婉与倾诉……

你可以不懂蒙语，却无法不为蒙古长调动容。那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倾诉，是离自然、离生态最近的一种声音，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生态画卷。

雪花的心情

雪花飞舞，宁静飘落。

发髻洁白，满首绵软。脉脉温情似你轻柔抚摸，指尖颤动，手掌柔绵，暖心温肺。

逆风时，柔绵的大手抚摸着我的脖颈、衣领，遮挡风寒，慢行、防滑；迎风时，指尖，手掌抚摸着我的眉眼，前额、鼻梁。

吸进唇的雪花，似你指缝里的白沙糖、巧克力，亦或口香



大戈壁走来的阿拉善

□张继炼(蒙古族)

糖，咀嚼的不仅是清凉，也不仅是回忆与温馨，更不仅仅是天空的甜蜜。

行人匆匆，我俩碎步慢行。

无屋的遮挡，无车的惊扰，无伞的庇护，无物的静心。

你问我为什么久久凝望窗外的那棵胡杨，其实，吸引我眼光的是胡杨树上的雪花。看惯了浓绿或金黄的胡杨，极少见到胡杨挂雪靴、穿雪衣之景。

雪花落在胡杨粗壮的枝干上，就像落在原野上一样安稳。

一叶叶，一片片，一页页，一簇簇。

随着雪花无尽、绵软、无声地飘落，胡杨的每条枝干渐渐变成了粗壮不一、长短有别的蟒蛇，树木变得绵厚而雍容华贵，盛为壮观。

难得一见的“胡杨挂雪”之景，同你亲切的语音一起抚慰了我的病痛。

太阳出来了，

舞蹈依然如醉如痴，迎着阳光，雪花从没有过的兴奋。舒缓、激奋、震荡，都是挚爱者的靓丽。

天空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，舞台有多大，雪花就有多大。

天空是最大的舞台，雪花是最大的舞者。

雪花是你的化身，如醉如痴的舞者？

舞者，静静飘洒。无数银蝴蝶，从我心中飞过。我们停止了呼吸，只有心脏的律动为雪花鼓掌……

无论你是尊卑还是长幼，雪花的飘落无处不有；无论你是高山还是大海，雪花的飘洒均匀色彩；无论你是大厦还是茅屋，雪花的抚摸一样满载……

这片土地

这片土地，是一曲激情摇滚的乐章，不知你可是舞者来翩跹，可是歌者来引亢；这片土地，是一轴历史自然的漫漫长卷，不知你可是丹青神手来着色，可是妙笔来生花；这片土地是迷，是梦，不知你可是探秘者来溯源。

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沙漠地质公园，有着世界奇峰“必鲁图峰”，以及140余畦湛蓝的沙漠湖泊……阿拉善，是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，有着历史的古典美，更有着美轮美奂的现代美。

当年，霍去病屯居延，穿戈壁、入河西、抵祁连，席卷匈奴三千里，逐风而起的滚滚沙尘就扬起在这片土地上；西域使节与中原王朝音书传递、驿卒奔命的历史就发生在这片土地

秋日，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

□张秀超（蒙古族）



早上起得晚了，简单收拾一下，出城回老家。

老家在康熙、乾隆皇帝当年打猎的塞外皇家狩猎场的大山下，那山太高，当地人叫它坝，老家在紧贴着坝的地方，人们称坝根子，村名叫桦木沟。

这个地方林茂草丰，四季都有好风光。尤其是深秋时节，浓霜染过的林海，好看得不得了——松树是绿的，老蔡树是紫的，杏树是红的，山梨树是金黄的……层林尽染，任你什么样的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那样唯美曼妙的壮美，海内外的摄影家这个时节总是蜂拥而来，到这里捕捉美的画面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我总要回老家待上几天。

到家，放下行囊，带上相机，赶忙上山。

10月的塞外深山里，播种过莜麦、荞麦、土豆的土地，大多都已收获了，只有一些棒子地还没有收割。那小树一样的棒子棵，有的挂着白了皮的黄棒子，有的棒子掰了，只有秧子长在地里。过了一条叫白水的小河，我贴着一块棒子地边的茅草小路往山上走。

“你站一下。”

顺着声音，我看见一个身影，拨拉着棒子秧，从地里走了出来。

这是个瘦高的身影，黑裤、黑袄，驼背，面色黑红，皱纹如犁过的土地一样细密松软。是村里的二爷，80多岁了，是村里最老的人了。

他在我村里，是少有的看到过解放前光景的老人。他小时候给大户人家放过猪，后来赶大车，还做过多年的队长，当年把势那年月，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，他赶着四套马车，去海边拉咸盐，好多年，一村子人吃的盐都是他拉回来的。他是村里走过远路、见过大世面的人。

他话不多，算起来我离家十几年，他好像只给我说过两句话，一次是3年前，我爷爷死了，我急火火赶回来，他在村头对我说：“都走了，我们这茬人就剩了我一个啦！”还有一次是几年前，荞麦开花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个画家，给他画了一张在荞麦地边放羊的画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还是学画画吧！”

这时，他出了地，坐在地边的一块青石头上，指着对面的一块白石头，让我也坐下。他掏出个白布烟口袋，装了一袋烟，他的烟口袋和烟袋杆子是拴在一起的。当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的时候，那烟口袋就如一个耍单杠的运动员，在烟袋杆子上跳荡。一口蓝烟，飘在他苍白的头顶了，他说话了：

“咱国家有个写字的，得了那个啥奖了，是诺普耳？”

“是诺贝尔奖。”

“那人是山东的？”

“对，是山东高密。”

“是咱老家那儿的。你知道不，咱们这一村人，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，那时候这儿开围垦荒，这地都是那时候一锅头一锅头刨出来的。”

“那人，你熟不？”

“不熟，只是读过他的书。”

“他写高粱，咱这里可没有高粱，尽种莜麦、荞麦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里从老辈子就种荞麦。”

顿了一会，他又说道：“他写高粱酒，还写那些老人们的事儿，都是听人说的吧？”

我有些吃惊：“这你也知道？”我晓得他是不识字的。

“从电视上看的。”他说。

“他写的，那不就是老人讲的故事吗？”二爷吐了一口烟问我。

“不是故事，那是小说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那这些年，你也写这个？”二爷的眼睛看着我问。

“对，写小说。有时候也写别的。”

“他写高粱，你知道咱这里过去是啥吗？那比高粱还有气势！”

“你知道不，300多年前，这里是原始大森林，一棵松树，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。身边的这条河，现在细得像一眼泉水了，那个时候，坐皮筏子打细鳞鱼。后来树就砍光了，四面八方的人，就在这开荒地种地。那也有好景致，你知道吗，这里漫山遍岭是荞麦，荞麦你看过吗，那白花一开，一二十里，就像大海上翻卷的波浪……”他的手朝眼前的山梁，画了个很大的弧形。

这里打过仗，也来过土匪，这黑土里，埋着一代代的人，哪个人都有故事。埋了就带进土里了。等知道他们事儿的人也死了，那些个事儿可就都死了。

“那个人，他现在还在山东？”

“不，他在北京。”

“那我看电视说，他老家还有房院，他指定是常在老家待着。我看你回来，把你家那老房院收拾收拾，回来住住，比在城里强。”

“你不是想听过去的故事吗？我给你说说，多了去了！晚上，到你家去吧。”说罢，老人拿起镰刀，又进棒子地了。

我的心，似风吹动着一树的叶子，哗哗地舞动着。

二爷一直看不起写字的。

那个时候，我父亲患病猝然去世了，我不能够上学读书了，可是我喜欢读书写作，我就想边种地边写小说，我还想在村后的黄土山下盖间屋，我在那里一个人自由地读书写作。我去找二爷，想让他帮帮我，二爷恼怒我的不务正业，愤然地告诫我，村里是绝不会允许一个姑娘家，在老家的土地上占地造屋的。

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在漫山的狗尾巴草如灯笼一样闪着白光的深秋，一个人离开故土，到山外去寻找我的异乡了。

而在今年的这个深秋，在中国，有个叫莫言的作家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没想到，这个消息竟然在遥远的塞外，在一个叫桦木沟的深山里，让一个80岁的收棒子的老头，我的二爷，对文学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，对从事这个行当的我，也有了一份迟到的看重。

这个事情，在我的心头掀起了一层层涟漪，一位作家，荣获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奖，从而让一个老人看到了文字与土地、生灵的关系。我想，这就是这个奖对作家、对文学的意义吧。

这个秋日，在天高云淡中，观如画的山景，闻鸟鸣幽谷，听溪水潺潺，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欢畅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，山涧溪水的歌吟是这样的清脆悦耳……

他们走过了草原

□尹 仑(白族)

牧歌渲染过草原，箭簇勾勒出戈壁；

马蹄重彩于大漠，青花水墨了江南。

成吉思汗啊！

握凝血而来，纵白马而去；

提铁矛而指，弯雕弓而举。

大扎撒吟唱着长卷，

勒勒车悠悠走过青史。

远离陌生的故土，追寻熟悉的未知；

带走千年的瞬间，留下刹那的永恒。

多瑙河畔洗却了草原的泥土，

地中海边吹散戈壁尘沙。

谁在听我游牧的吟唱，

谁是舞我帐房的嫣然。

忽必烈汗啊！

纵横南北的骠骑，

婀娜霞裳的美姬；

经纬山川的铁路，

涂抹青花的一笔。

雁过汗八里克的天际，

风中两翼。

曾经的远征成为归途，

西域已是回首的东土。

旭烈兀汗啊！

射向无尽的羽箭，撕裂寂静的闪电；

摧毁苏丹的城垣，走马在哈里发的圣殿。

于是揭开面纱，

你的容颜。

剪刀和钢笔一起抓，则表示小孩长大后，既能文又能武，门门清，样样得。

春节也是佤佬人的传统大节。它是前一年节日的终结，又是新一年节日的开始。年节活动丰富多彩，有包年粽、春年馍、做汤圆、挑新水及送压岁钱等内容。其中“挑新水”和“送压岁钱”习俗，寄寓了佤佬人对晚辈的关注和厚爱之情。

年初一大早，大人们要带着小孩到村头边挑水，因为是新年挑的水，所以称之为“挑新水”。“新水”有“醒水”之意，意在喝了新水之后，小辈们能有清醒的头脑，读得书，将来能干上大事，光宗耀祖。因此，每到年初一，家家户户都忘不了挑新水，而且都争着第一挑，这样更会大吉大利。

“挑新水”之前，大人们总要嘱咐自家的小孩在杏边点上一炷香，烧上一把纸钱，以求水神保佑，使自己的头脑灵活，文思泉涌，读书得第一。之后，捧上一把杏水喝下肚，以示“醒水”。再之后，才由大人们用水桶打水，挑回家去煮汤圆，以示新年有薪水，来年发财如意。

喝年酒是佤佬人过年的习俗。年初一之后，亲朋好友便开始互相走亲串户喝新年酒。喝年酒自然少不了给小孩送“压岁钱”。送“压岁钱”有个规矩，即钱的数额没有限制，但钱必须是崭新的，寓意“新的一年小孩有新的进步”。

年酒是纯正的“土茅台”。那酒是重阳节酿就之后用坛子装好，藏到地窖里去的，待过年喝年酒了，才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。那酒芳香诱人，可口舒心，往往才打开酒坛的盖子，人就陶醉在酒香里了。待喝上酒，猜上码，那悠然、得意和那欢悦，可就甭提啦！似乎只有仙境才会如此！

佤佬山乡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，早在明清时代，佤佬族的书院和私塾便很发达。明洪武二年，这里大办塾馆，私塾逐渐遍及圩镇及较大的乡村。据记载，明清两代佤佬族地区科举及第和选贡入仕者达249人。近代史上，佤佬族还出过许多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和教育家。上世纪30年代就有作家周钢鸣和曾敏之，近年又有作家鬼子、常剑钧等。佤佬族作家在本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很高。而在全中国56个民族中，佤佬族大学生在本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占第二位，仅次于朝鲜族。

浓浓的乡俗寄深情，但愿一代又一代的佤佬人，继续发扬迎难而上、奋发图强、敢于拼搏、敢为人先的精神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，为佤佬民族争光，为中华大家庭添彩。

融的场面，令外地客人赞叹不已。

佤佬人对于子孙后代的言传身教极为重视，在小孩刚出世时就开始独具一格的教育。“喂黄莲”的习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所谓“喂黄莲”，就是小孩出世的时候，小孩的爷爷或者奶奶，将调剂好的黄莲水喂到小孩的嘴里，旨在表示小孩长大后吃得苦，不怕苦，有志气，敢于迎难而上，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。此外，“测未来”的习俗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佤佬人祈盼子孙后代健康成长的心愿。在孩子出生满周岁这天，小孩的家人置办宴席，邀请亲朋好友来吃孩子的“满岁酒”，庆祝小孩满岁，预祝小孩快快长大。在亲朋好友入席之前，小孩父母先将一把剪刀和一支钢笔放到事先已备好的竹筒里，然后拿到小孩的面前让小孩自己抓。如小孩先抓剪刀，则表示小孩长大后，靠手艺（即技术）吃饭；如先抓钢笔，则表示小孩长大后读得书，靠知识吃饭；如小孩把